

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七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蕩之什

蕩

○此詩爲厲王而作無疑毛鄭以民勞板爲刺厲王因序列此詩之前耳朱子言時代不可以篇什之次爲先後觀此益信

○人性皆善靡不有初也而多自棄于邪慝鮮克

有終也。天命人以善，則皆欲錫之以福。靡不有初也。人自棄天，亦棄之。鮮克有終也。

首章

○循道之人，污邪之賊也。義類見用，則彊禦掎克者必多。懟之，而以流言入對，讒沮中傷，人君過聽，是招寇攘而內之也。

三章

○彊禦掎克者，爲國斂怨，而反以爲德，由紂德之昏也。德不明，故前後左右無一義類，而民怨以積天命以傾也。

四章

○德旣不明，而又涵于酒，用燕喪威儀，是以與不

義者曰親而義類日遠也。 五章

○曰近喪則非以事之小大言明矣。苑柳曰無自
察焉。桑柔曰靡國不泯。蓋小大之邦或遭殘暴
或困征役多近于喪亡而亂政不改故曰人尚
乎由行蓋並罪助王爲虐之柄臣也。 六章

○謗詛興于中國怨怒積于庶邦延及鬼方而終
不悟者以義類一空而在位在服者皆悞德也。
雖無老成人使前後左右少有義類尚可循守
先王之典型而曾是莫聽欲大命之無傾得乎。

七章

抑

○小序謂刺厲王朱子發五義以辨其不然但耄期之人使人誦于側以自警則當戒以倦勤勉以克終篇中無一語及此反覆玩索似武公家訓所以示其子孫也其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乃與始親政事者言非與耄而將傳者言也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慮其童昏而爲無實之言所誑惑也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其稚昧

而不能分別淑慝也。曰亦既抱子則非謂毫期
之人可知矣。曰誰夙知而莫成則望其早有所
成。辭意灑然矣。朱子所以定爲武公自警者以
辟爾爲德似臣下警君之辭。然禮記辟于其義
無事不辟。廟門周官辟法。辟藏皆訓開。韓子有
言。俛俛乎莫有開之使前者。乃啟迪之義。言開
爾爲德。乃俾爾臧。俾爾嘉也。又亦聿既。毫似武
公自警。然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亦既抱子。承耳
提面命而言。謂其子也。若曰女借曰未有知識。

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而言武公自謂也。若曰借曰我未有知識。亦聿既耄而更事多矣。三復詩辭。謂使人誦以自警。則邪廓而不切。梃杙而不安。以爲戒。其子孫則如聞其聲。如接其容。惜乎未得親承。朱子而質其當否也。○首章曰維德之隅。次章曰有覺德行。三章曰顛覆厥德。八章曰辟爾爲德。九章曰維德之基。卒章曰回遹其德。威儀德之隅也。謨猶德之則也。言語德之章也。三者乃

德之實見于行者也。然德之謹持於己者。莫要于慎。獨不能自嚴于屋漏。則習儀以亟。爲猶不遠。出話不然。不可以言德矣。故七章探其本而言之。德之求益于人者。莫切於聽言。不能虛中以順約。則威儀之不類。出言之無章。謨猶之不臧。莫肯正告而德日蔽矣。故八章九章復發此義。後三章則反覆諄懇以申戒也。○此詩屢以威儀爲言。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而威儀是力者。入德之門。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

易之心入之。其在後生小子。執德未固者。尤爲存養持守之切務。記曰。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周書顧命首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武公之意。亦猶是也。靡哲不愚者。自非成德。每患威儀不能中節。知及之。仁能守之。尙不能莊以蒞之。故雖哲人而氣質之偏。亦惟此威儀。或有所戾也。首章

○大謨既定而後出令。則不至于反悔。遠謀以時而相告戒。則不至于愆忘。○大謨世可爲程。故

當著爲定命。遠謀人所易忽。故當時相告戒。○
牧伯之任。所以順四國者。德行爲本。謨猷次之。
而終之以威儀者。如漢高撥亂反正。從諫如流。
未嘗無訐謨。遠猷而不足以爲民則者。以不能
敬慎威儀也。所以然者。以于德未嘗有覺也。○
春秋傳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杜預注。覺然正直。然以知覺訓。亦可通。次章
○武公生當厲王虐亂之後。故隱然指爲鑒戒。其
在于今不敢斥言也。興起也。起而迷亂于政。猶

商書所謂方輿沈酗于酒也。前四句皆言厲王失德名亂之事。後四句隱指爲戒。若曰後王所以迷亂至此者。以安于湛樂。不知敷求先王之道故也。女尙可蹈其覆轍乎。明刑明明之典。刑也不能敷求先王。故弗克其明刑。是謂弗念厥紹也。三章

○此章正與上章相應。肆皇天弗尙。與其在於今。四句相應。言後王迷亂如此。故不爲皇天所尙。以致亂亡。末章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正謂

此也。如彼流泉以下，與女雖湛樂從，四句相應。言後王已致亂亡，女毋蹈其覆轍，淪胥以亡也。夙興夜寐，無皇曰今日耽樂也。洒掃庭內以下，正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以紹先業之實事也。是時荆楚已興于南方，有憑陵諸夏之勢，故豫戒之。其後終春秋之世，爲衛患者實楚。此之謂訏謨遠猶也。四章

○質與質諸鬼神同義。人君之行本諸身，必徵諸庶民，故侯度不可以不謹也。五章

○嚴華谷曰、惠順于羣臣朋友

○不能慎獨、則德皆虛、然能慎獨而知識、或有所蔽、氣質或有所偏、非取諸人以自鏡、德無由進也、故承上章而言、凡啟迪爾以德者、乃俾爾臧嘉者也、若能聽用、則儀自不愆、謨猶言語、自不僭不賊、而可爲民則矣、此情理之必然也、若小人之惑亂汝德者、如謂童而角、豈可信哉、○虹爲天地淫氣、倏有倏無、惑人視聽、童而角者、理所必無、言無實之言、乃邪人所以惑汝視聽、不

可信也。八章。

○輔氏謂此詩三以溫柔爲言，至此又明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裁溫柔，便消磨了客氣。此亂德之游言也。天性溫柔者，必自勉於剛健，德乃可進。臯陶所謂柔而立，仲山甫柔嘉維則，皆以其中剛健也。此詩首曰無不柔嘉，以威儀言也。次曰輯柔爾顏，威儀顏色，自宜以溫柔爲善。此曰溫溫其人，則肅敬中剛德已具矣。朱子語類辨此甚明，可破人心癥結。○凡開以德而不從。

惑于聽而受誑者多剛愎自用惟溫恭乃能虛受故立德必基于此告之語言而不信者多自以爲知而不知乃天下之極愚也惟樂取于人以成其德斯可謂之哲耳

九章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雖曰使人誦以自警以施于耄期之人亦非所安

十章

○慎德則存失德則亡天命昭然恐後人不克繼序此心之所以靡樂也覆用爲虐者子孫于父祖之教不能率則反以爲難堪其云視爾夢夢

我心慄慄者，正謂此也。 十一章

桑柔

○此詩似作于共和之時，蓋厲王既流，而宣王尙未定也。自首章至十一章，皆述亂之所生，而追悼之。自十二章至末章，則痛小人之餘黨尙熾，斯民之亂心未已，而深憂之。首章言王迹之盛，一朝而熄，故憂之以至于病。次章言亂之初生，由征役不息，黎民受禍，國步因之以傾。三章推言王心無競，而小人實爲亂階。四章言亂離之

際鄉土之困邊圉之急五章六章言用賢可以
已亂而王不能然以至人人惴恐賢者以食祿
爲畏途此亂之所以不救七章言王已滅矣而
天災未息民困未蘇則憂猶未弭也八章言賢
君所以爲民所瞻仰者以執心公平任賢敬慎
而王皆反焉好獨自用民之狂謀乃王使之然
九章十章十一章言當是時不獨王心專戾而
讒譖朋興生其時者進退維谷是以雖有明哲
早知亂本非不正言以諫而無如王之無所畏

忌何王于善良則棄之而不問于僉王則保護而恐傷是以民不能堪而甘爲荼毒此皆追敘所以致亂之由也十二章以下正言共和時事蓋方是時宣王幼弱大臣共和王室君子小人共政如召穆公申伯之類所謂良人也其所爲皆用善道如榮公餘黨所謂不順也所營依然垢污因忿貪人敗類流禍無窮小人餘黨至今尙熾告以話言則如醉如迷啟以良圖則反逢其怒民之所以貪亂而無極者專由此輩涼德

之人反覆措克不堪其命是民之邪謀實此輩用力助之使興也乃民心之未戾爲民不利之不可未嘗無正告之者彼亦自謂不可而旋復反背用爲詬詈是其寇盜之心終不能懲而憂終不可弭所以倉兄呼天而歎不我矜者蓋爲此耳知此詩作于厲王流彘後者七章曰滅我立王也未死而曰滅者流放待死與滅同也知宣王尙未定者宣王有志國人向化不當復曰民之罔極民之未戾矣知大風有隧以下爲言

共和時事者，厲王于君子，弗求弗迪。君子以隸
穡代食爲安，尙安得有所作爲？惟共和之初，太
子幼，政無所歸。故君子小人得各行其志。若宣
王有志，以後登用善良，政有所歸，則貪夫忍人
不復能爲寇盜，以不利于民矣。且作詩者之于
群小，或誦言而使之知，或陰規以求其改，終不
能聽，則作歌以誚讓之，正爲庶僚共政，故敢以
朋友責善之道相規。若厲王時，王心專戾，讒譖
朋興，君子雖知亂本，亦緘默而不敢言。九章十

章之所陳是也。尙何暇與小人相規切哉。

○古詩憂來填心。古賦悲來填膺。皆滿實之意。首章

○泯如春秋傳。王夷師燬之。燬若存若滅之象也。

民靡有黎。謂征役凶饑所餘。惟老弱也。秦取閭左。唐選中男。遭世衰殘。實有此事。具禍以燼。所以民靡有黎也。○步頻則蹙亂而易顛蹶。故以爲喻。次章

○國步之頻。必資善良以定之。而王惟任小人。以階厲天。不能誘王之衷。是卽天之不我扶助也。

階厲爲梗者。貪人不順。忍心涼德。是也能序爵以別奸賢。而考慎其相。求迪俊良。則憂可弭而民可定矣。通篇大義。皆隱括于此。○君子謂王也。以厲王之戾虐。猶原其本心之無競。所以深痛小人之長君逢君而爲此禍也。此詩作于王已流彘。群族共政之時。故曰至今爲梗。三章

○民有肅心。猶秦紀所謂黔首振恐也。莽卽並字之譌。謂人有懼心。皆言禍亂之興。拯之不及。不若隱身于農力也。六章

○贅贅疣也。莊子以生爲附贅懸疣，其在人不決則滋長，決之則害身。危亂之世，國家事勢徃徃類此，王室喪亂而列國亦皆傾危，畿甸毀饑而天下亦皆荒禳。故無有旅力以念天禍也。七章

○惠君秉心，欲宣布王道，故能考慎其相彼不順者，則獨任私意，畀政權于其所臧之人。蓋小人也。李林甫云：吾不識天下何者爲善人，但與吾善者，則吾以爲善，自獨俾臧之謂也。八章

○厲王之虐，召穆公芮良夫皆預知有亂亡之禍。

所謂瞻言百里也。而榮夷公輩，尚以專利逢君，爲得志。所謂覆狂以喜也。穆公良夫，皆嘗正言以諫，而王終不悛。所謂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也。篇中聖人良人，謂名穆公輩。忍心貪人，愚人，謂榮夷公輩。厝火寢薪，而自以爲安。其貪忍，正所以爲愚耳。十章

貪人得志，則中人以下，不覺慕效。而正道沮喪，所謂敗類也。小人之朋盛，則雖有善言，亦不能入。匪用其良，謂善言不用也。貪人如醉，不用善

言轉使言者若有所悖語曰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小人聞規者之言則駕辭以相抵所謂聽言則對也 十三章

○以寇盜貪愚之人而呼以朋友何也與共政事與同安危則分誼生焉目以寇盜以朋友之義責善也發其貪愚以朋友之心忠告也 十四章

○涼涼德之人卽忍心貪人是也 十五章

○我王旣滅而民心好禍終未能定者以小人餘黨尙爲寇盜也前章云誦言如醉又曰嗟爾朋

友子豈不知而作。又曰既之陰女則爲民不利之名亂亦嘗正告之矣。乃小人面從而退回詭曰不可。旋復反背。而以善者爲詬詈。其不可化誘如此。雖曰非予所能救正也。而既作爾歌亦當以人之多言爲畏矣。末章

雲漢

○首章靡神不舉。虛言之以發其端也。次章乃備舉所用事。六章則追思歷年承祀之恭而冀神怨恫也。始呼天而訴之。繼疑上帝之不臨。而后

稷之不克救，繼求助于群公先正，斷望哀于父母，先祖終則歸命于昊天上帝，而望其虞，求其惠，始言民之無辜，繼願躬受其責，繼痛民無子遺，而先祀將摧，繼懼大命將傾，靡瞻靡顧，而無所逃遁，終則言大僚庶正，左右親近，莫不同心，以急民病，以格天心，人苟無棄其成，天或終惠以寧，言之序如此。

○則不我遺，卽承靡有子遺而言，是天不留遺以予我也。三章。

○里疑與靡屈靡究之屈同義。周官量人職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七章

嵩高

○申伯受封而並言甫何也。甫侯建國于穆王之世。申伯之先必其支屬。漸致通顯。至申伯則爲王官伯而受大封。故不敢遺其本也。宣王時周未東遷。嵩高尙無中嶽之號。維嶽降神本其上祖爲四岳而封域于嵩山爲近也。

○申伯爲王元舅。則其祖必已任公卿之位矣。故

曰王纘之事。○周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此詩所謂登是南邦，蓋登其民物之數也。所謂世執其功，卽世守其政教，徵令之常法也。周官注登成也，成猶定也。蓋定其成式，然後其功可執。次章

○民功曰：唐立國以民功爲本，因謝人以興起民功，故繼以土田之徹而下章始及城郭宮廟之營作也。三章

往近王舅呼申伯而告以之國之期既近也故
下章承以申伯信邁謝于誠歸五章

○番番宜與秦誓番番黃髮同詒申伯老成碩德
允兼文武可爲國中及南邦所式末章曰採萬
邦聞四國則德劬而年尊明矣○申呂在楚之
北中國之南楚與中國相通之道也是時蠻荆
逆命故建置元舅以爲扞蔽此申伯入謝周邦
所以咸喜也詩人蓋不敢顯言之其後楚益張
申呂卒并焉而以爲捍禦北方之邑申公巫臣

曰若無申呂晉鄭必至于漢是也。七章

烝民

○首章自明所以作誦之意也。凡人之行能應乎物則卽爲懿德而民皆好之。况山甫乃天所篤生以保天子者乎。是以偶因事出而心爲之慙。慙也。山甫保王躬。式百辟。式古訓。力威儀。將命則王事諧。賦政則四方應。是於物之則無不盡。德之懿無不全者也。好之愛之。豈已一人之私哉。首章

○令儀令色，而能補袞職，式百辟，折彊禦，所謂柔嘉維則也。小心柔也，翼翼則剛在其中矣。天子是若，山甫能格君心而使順於道，非妾婦之所爲順也。○柔嘉，周子所謂柔善也。柔嘉維則，故能不畏強禦。次章

○山甫出納王命，與虞廷之納言，周官大僕小臣之復逆異冢宰之職，作大事則贊王命，日昃朝則贊聽治，凡王命之出納，皆得以道揆相語也。

三章

○大臣王躬是保必幾無微而不察誠不言而自通然後能補其闕吉甫必實見山甫偶出而衰職有闕自覺其不能補轉思德之精微惟山甫能舉而已莫能助故惟以遄歸爲望也

○愛莫助之謂德之舉惟其人之自強他人雖愛之而莫能助耳王安石乃曰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謬矣宣王之世見于經者如尹吉甫召穆公方叔申伯程伯休父張仲之類皆碩德良材成康以後于斯爲盛而漫爲無稽之言可

乎安石頗粗識古人爲學之樊籬而于諸經多遷其說謬其旨以遂其私計雖欲不與歆莽同譏不可得也 六章

○山甫所懷不過袞職之有闕王躬之是保出納之惟允耳吉甫自歎莫助則所以助之者必多矣故作詩以言志而足以慰山甫之心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矣小明之詩人遭時之艱則念恭人而涕零吉甫與山甫得行其志則探永

懷而作歌古人之忠于君而信于友可興可觀也。未章

韓奕

○顯父之餞蓋本王命故稱侯氏。三章

○言車馬之盛而曰不顯其光則當爲不可知矣。四章

○前三章言入覲四章五章言親迎公事畢然後及其私也卒章復言其世職與王之新命蓋于其歸而申明職守以董之○李鍾僑曰宣王中

興使召穆公城謝，申伯居之，以鎮南方。仲山甫城齊，以鎮東夏。惟北方無勲，舊可屬韓，爲武穆。其城乃昔日燕師所完，堅固憑險，百蠻世服焉。茲特寄以方伯之任。○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然後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是韓之始。封立國于百蠻之中，因使長之。未嘗爲方伯也。追貊則宣王所錫，旣奄受北國，則百蠻追貊城池畝籍職貢，皆責之方伯。故曰：朕命不易，以邊荒之國，易動而難服，皆使帖然。

來庭措注實不易也。○春秋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史記燕北迫蠻貊，則北方亦有蠻禹貢以導河治梁及岐，故見于冀州。實雍州山也。韓近西域及受追貊，然後東夷北狄咸屬焉。故曰奄受北國。○宣王南城謝東城齊而韓侯奄受北國，首命以實，彌實壑蓋大邦者，王朝之屏翰。小國之懔懔，非有高城深池，不足以外威蠻貊。內懾奸宄，所謂精神折衝。此其大者，豈惟宣王懲不庭方而謹此。周初封建，宋陳蔡鄧在南，齊

魯在東、韓、魏、晉在北、而營洛邑、邇東夏以控三方、其後徐、楚、秦、吳迭興、卒賴此數國支柱其間、以延衰周之祚、蓋形勢之強、與德義相輔、然後可以威懷、雖聖人不能廢也。北國莫強于晉、而以方伯命韓、何也。晉于是時、君臣相圖、仍世內亂、安能遠略乎。宋章

江漢

○宣王節政之初、中興之譽翕然、其後不藉干畝、料民太原、而謗議興、則今聞不能終矣、敗績于

姜氏之戎，則不能矢文德，以洽四國，武黷而不振之明驗也。詩人頌不忘規，其慮遠矣。末章

常武

○李光地曰：畿內公卿視外諸侯，故得立太祖之廟。首章

○周官之法，大司馬巡陳，眡事而賞罰，不爲六軍之帥。冢宰作大事，則戒百官，贊王命。皇父蓋以冢宰而兼大師者，故親以整六師，命之程伯休父，司馬也。故使尹氏策命之。朱子以尹氏爲內

史是也。三事六軍之帥也。

尚書周官三事暨大夫則三事六卿也。軍

帥必六卿

省此徐土以上命休父之辭也不留不處

紀出軍在途之事也。六軍之將既得其人則師出以律無一事不得其次序矣。

次章

○李光地曰師既至而克捷遂屯其地以待歸命也。○又曰宣王南北征伐未嘗自將徐自穆王以來僭號稱王在西周時罪浮于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故王親視師抑此詩繼江漢之後豈淮南諸夷亦爲徐黨援而先命名虎南征以剪

其羽翼與

四章

○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則征徐在玁狁蠻荆之後。明矣。蓋使南北未寧。則玁狁密邇于豐鎬。荆楚偪介于武關。聞王東征。根本內虛。必啟窺伺覬覦之心。而徐方亦不可遽服。吉甫既挫狄于北方。叔又申威于南。名虎之師。循江漢而下。則楚人益懾于王靈。而無異心。然後親統六師。濯征徐國。正所謂王猶允塞也。四章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則是六師既布。厚集其陣。而徐已不

交故就而執其醜虜。五章但言王旅之盛強，則
征徐未嘗窮戰比勝，而徐已來庭也。未章

瞻印

○首章邦靡有定，次章前四句言與奪之無定也。
後四句言刑罰之無定也。士民之瘵，無大于此。
者皆小人爲之蝨賊，陷以罪罟耳。蝨賊象其貪
土田，民人之攘奪是也。罪罟喻其枉有罪無罪
之顛倒是也。而王所以信用小人，則由婦寺巧
言變亂是非，以蔽王心。是大厲雖天所降，乃哲

婦爲之階耳。首章至三章

○靡有夷屆、蝨賊之貪心不能平、而無所底也。靡有夷瘳、罪咎之毒惡不能平、而無由愈也。首章

○譖始竟背、則其欺罔之罪、豈曰不極乎、而如王之不以爲惡、何卽召旻所謂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也。賈者索賈三倍、則君子識其虛僞、今婦人舍蠶織而與公事、奈何不察其欺罔哉。蓋深病王之迷惑也。四章

○春秋內殺大夫曰刺、周官三刺三宥、刺者察其

罪而附以刑也。郊特牲，富也者，福也。言天何以刺爾之罪，神何以不降爾福，以爾舍婦寺之介狄而反與衆正相忌也。五章

○誇語罔之生也，幸而免，蓋物反其常之謂，凡災異逆亂之類皆是幾，謂禍變將及也。○人之云亡，或遭廢黜，或自引退，如下篇所云是也。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則非盡死亡可知矣。六章

名旻

○李光地曰：二章推亂原于小人也，三章推亂原

干王也。

○苴棲水上。無有根著。猶國亂民無依。將一旦而流亡也。正與無不潰止義相發。四章

○今謂今王也。不惟昔王膺受天福者不如是。卽今王初政之疾惡亦不至如此之甚。所以然者。臯臯訛訛而不知其玷。是以小人爲嘉蔬也。兢兢業業而位孔貶。是以善類爲秕稗也。用此君子亦悼心改圖。謂與其待讒謗而位貶。胡不早自退乎。職此之由。乃各懷倉兄而引去也。五章

○天降饑饉、王澤又不下流、猶池竭之自頻也、政
歸昏椽、由王本無親賢之心、猶泉竭之自中也、
是以生民之害益溥、而賢者之倉兄宏多、惟恐
裁及其躬、而引退愈決耳、六章

○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卽遭讒而位貶、懼裁而
引去者、是也、民勞及板、幽王始近暗昧、頑童老
臣憂國、猶冀以苦言感發其本心、此二詩、則小
人安于昏椽、婦寺恣其伎慝、天篤降喪、民卒流
亡、善人云亡、疆宇日蹙、而王終不悛、惟呼天呼

祖坐待亂亡之踵至而已。末章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七終

朱子詩義補正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周頌

李光地曰頌者祭祀之樂歌天地至大不可形容故郊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餘則自宗廟之祭類及之而以助祭之詩附焉

清廟之什

清廟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

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禘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于是時特起大義。立廟于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發命則豐廟作于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于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于文人。是也。蓋禘祭先公。

先王于后稷之廟。王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八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

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禘于太廟。奉禘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于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或謂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天子諸侯之出。歸告于祖禰之正禮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于前所告者之正禮。茲則以大告武成。特舉柴望耳。旣生魄。庶邦豕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邦君百工前此所受乃殷之爵命。故更受命于周。古者爵命必于祭。安知非斯時祀工。文王之廟而作此樂歌也。曰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不宜首舉清廟爲義。且朱子旣據賈疏所推日歷而升旣生魄三語于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又或據戴記天子植祊。祊禘祫嘗祫烝謂時祭亦有植。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傳會而爲之說。前

儒之辨明矣。卽夏殷之世。禮文質畧。分祭群廟。

亦甚難。

伊尹已云七世之廟。加三宗則十廟矣。

至周禮。則前期卜

日卜尸。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日祭一廟。祭之明

日。繹而賓尸。就令齊期。統於一。自致齊以至終

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閒。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

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

服群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

祭必無植。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

所薦也。○傳稱奏清廟之詩。曾見文王者。愀然

如復見文王焉。肅雝顯相。多三分有二之邦君。濟濟多士。多從君之卿大夫士。凡此皆曾見文王者。秉文之德。不獨亂臣十人。及凡周之士也。此必尸賓初入。灌鬯。炳蕭歌以降神之樂。故首言文王之德之顯。及武王之能承。維天乃推闡文王之德之合于天道者。是受天命得民心。立典法爲後王後賢儀式之根源也。此皇尸致嘏時歌之以答神貺者。故曰何以恤我。我當思所以受之。惟大順文王之道。則不惟主祭者受恤。

而延及曾孫皆爲在天之靈所篤厚矣。維清則利成送神之歌。故原始要終而言之。惟文王清明在躬。緝熙無間。以垂此典刑。故自文王既歿。肇禋以後。君臣上下。兢兢守之。訖用有成。以集大業。皆由文王之德。允發其祥。正與清廟之詩。不顯不承相應。雖亦專祀文王之詩。蓋迎牲射牲時所薦。殷祭之禮文。非此不備也。○奔走執事之人。必能秉文之德。始可對越在天。况主祭者乎。使後王仰瞻榱桷。俯視几筵。而身心不覺。

肅然矣。文王之德丕顯，後嗣能丕承之，始能合萬國之權心以祀先王，所謂無射于人者，此也。維天之命。

文王非私其子孫，也能順文王之道，斯能秉文王之德，以合乎天命而流慶無窮耳。

維清

惟文王清明在躬，而能緝熙，是以所遺之典法，後王後賢帥而行之，亦可以清明緝熙，故自肇禋以後，子孫世守而有成功，皆蒙文王之嘉祉。

也

烈文

古者于祭之日賜爵祿示不敢專分土建邦未
有不于祖廟者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是也此大
封告廟之樂歌故首呼辟公以命戒之而終以
前王不忘猶觀禮王有命錫必先呼伯父蓋謂汝所以受茲民
社皆前王錫以祉福必能順我無疆然後子孫
可保但不違王命苟或封靡于爾邦卽幸免于
征伐黜讓而亦非王之所崇也當時念王朝所

命職貢業事。乃汝所當致之功。然後繼序者可。益張其職。至于訓四方。刑百辟。則非德業光著。不足以稱此。故首言烈文。終舉顯德。以勗之。俾不忘前王之德。而永思其終也。○後儒或易朱子之說。謂辟公乃太王以上之先公。初若可喜。而以文義按之。與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嗚呼。前王不忘。終覺不類。古人修辭。必立其誠。况子孫之于先祖乎。周自不畱失官。自竄于戎狄之間。卽世不失德。而式微荒畧無事跡可紀。使

漫構虛辭。轉戾于盡。慤盡誠致。其恍惚以交于神明之義。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爲樂歌。

三后追王。見于頌者。惟大王文王。而王季之勤。

王家。僅與公劉。荒幽。姒任。嗣音同見。雅歌頌無。

列焉。

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而不列于頌。義與此同。

高圉著

于典祀。而雅歌亦無列于此。見聖人事親以誠。

言不過物也。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

濩。以祀先妣。而不歌。思齊祀先祖。則舞大武。而。

奏無射。歌夾鐘。不用頌。文武之詩。正用天子之。

禮而無樂歌之明據也。○戎汝也。功謂諸侯所
稟承之法度職事。卽載見篇曰求厥章之章。

天作

此當爲追王時告廟之樂歌。太王遷岐以基王
迹而下及文王康之。以王季之勤王家能纘太
王之緒以啟文王而無事跡可紀。故舉前後以
包其中。而大王王季受獻時歌之。朱子集傳專
主祀大王以篇中不及王季而文王則別有頌
也。後儒或以爲此文王祔祭于大王之詩。昊天

有成命爲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執競爲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但于武王獨無祔祭于王季之詩。更無說以處之。且牧野甲子以前。武王乃毀之侯伯。不得爲先君樂歌。又祔祭在喪期內。雖天子亦不宜用樂。蓋天作及讎。皆武王既有天下後所作。以薦于禘祭者。昊天執競則成康喪期已異。再舉吉祭時所薦耳。○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而彼作矣。文王康之。而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當永保之也。其後周室東遷。自岐

以西以賜嬴秦而易姓之禍兆焉可慨也夫大雅

涼彼武王或疑大王

文王不應稱彼誤矣

昊天有成命

李光地曰此成王祔祭于武王之詩

我將

右謂上帝式臨而如在壇之右也冀天之右而不敢必其享畏天之威而惟恐不能保所以使後王承祀夙夜以天命自度而不敢荒寧也○儀謂修于身者式謂施于政者刑謂禮度之範

園子孫臣庶者三者能恪守文王之典然後能靖四方曰日靖者一日不能用典則不能保四方之靖矣。○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似可信天心之克享矣而猶夙夜畏天之威懼其莫保俾嗣王知承祖事天之難無日不惕也。

時邁

天既全付所覆于天子則不獨王畿之內凡四海萬國有一君一長不式王度匹夫匹婦必有不得其所者時巡必親蓋大懼代天子民之職。

未盡而無以克享天心也。故曰昊天其子之。○
自五帝三王以來，皆以上世有元德顯功之諸
侯進居天位，而次及于周，乃天實右序之也。天
位非一姓所私，必能輯和神人，乃可信其爲天
下君。繼世之君所患者，威稜不振，以至諸侯放
恣，生民重困，故時邁其邦，所以震之。若不能使
之震，盍則恩禮不足以懷，而干戈轉不能戢。周
之末造是也。然必黜陟嚴明，衆賢布列，干戈始
可常戢。此又所以震之之本也。苟王政不綱，如

穆王周行天下而徐桀于東戎畔于西何足以震哉懿德美德之士也若訓善道則先王立綱陳紀肆于時夏者備矣無俟于更求也古者天子使王官監于方伯之國而諸侯之卿皆命于王朝所以綱紀四方有條而不紊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侯之蓋謂此也○周爲天所右序故不敢不式序有邦必式序昭明然後羣侯懾服知允王爲后必求懿德肆于時夏然後王允爲后而有邦者之子孫亦得常任其封守是王

有以永保之也。○在位謂方岳之牧伯羣侯也。黜陟明昭各得其序。然後諸侯軌道。兵革不用。執競。

李光地曰。此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言成康者。前祔祭成王于文王而稱二后。蓋祔祖則亦告于考。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上帝是皇。上帝實昌大之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禮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明者君德之要。而繼世尤難。蓋物情事理皆所未諳。稍有不察。則

萬幾億醜處之必不能當而無以照臨四方矣。斤斤其明此成康所以能奄有四方也。

思文

立當如字。蓋烝民阻饑則教化不得施而無以立人之道。自后稷播種民人率育。彛常之道乃得徧陳。是所以立烝民之命而使各保其極者。皆后稷之功也。虞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義亦如此。春秋傳亦作立。杜註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

臣工之什

臣工

此王將耕籍。裸鬯饗醴于社。稷之樂歌也。籍禮。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故篇首統戒。臣工以敬爾在公也。成法既釐。而曰來咨來茹者。先時九日。太史告稷。稷以告王。命司事戒農用。先時三日。瞽告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所。謂來咨也。川澤有變遷。防溝有改易。戶口有息。耗合耦有轉移。必取法于農正。所謂來茹也。始

耕之樂歌，卽徧及新畝來牟以迄銍艾者，耕籍之後，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庶官九徇，王親大徇，耨穫亦如之，則春祈秋報，凡以田功而有事于社稷，可通用也。○周公旣成六典，訓迪庶官，以農事尤重，故特起嗟嗟保介之文，不可以辭之繁而蔽以戒農官也。曰王釐爾成，前此治岐之政，雖善而未備，至此一代之成法始定也。然成法雖立，尚有臨事而宜咨者，或歷歲時而宜小變，故又命以咨度。周官每歲正月，和而布之。

者是也。○惟祭祀之詩始列于頌。記曰：命降于社，謂之效地。降于祖廟，謂之仁義。豈始頒六典，與耕籍同時，王親發命于祖廟而作此詩，其後遂用之于祈年耕籍雩祀與。○古者春省耕而補不足，周官旅師職掌聚野之耬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民之所缺皆求于官，而多少緩急，其分必均。賑賜賒貸，其情各異。雖有成法，而猶勸咨度者，以此。○來牟雖將穫，而秋成尚未可卜也。故復祈于上帝。

噫嘻

此命農官遍戒庶民而不及庶官卽籍禮稷遍
戒百姓紀農協功之事也一歲田功作始于此
故特爲樂歌籍終奏之至省耕省穫則載芟良
耜及豳雅具之周官籥章之所掌也

振鹭

人臣助祭廟中不宜特爲樂歌尊二王之後故
于其獻尸時歌此以示異敬與商頌那曰我有
嘉客有嘏亦曰我客戾止蓋不敢待以臣禮厚

之至也

豐年

周官外宗職王后以樂羞齋則贊莫重于塗盛犧牲故皆特爲樂歌以薦之

有瞽

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蓋以爲那之比也然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故始以樂迎神而後祭周人尚臭灌鬯燂蕭以求于陰陽未聞作樂而合乎祖也祭于鎬后稷爲大廟首歌

思文祭于豐則升歌清廟祭于洛亦然和之以
瑟堂上之樂也此則下管時所奏清廟爲升歌
則思文祫見俱歌于堂上下管之奏則凡祭同
之○儀禮大射升歌畢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
于鼓北乃管鼓北庭中也警降立于庭故知此
下管時所奏商人尚聲祭之始作樂以求神故
那之篇備舉孝孫之思成嘉客之夷懌執事之
恪恭其禮重故其義深周重升歌至下管則但
言樂器之備樂聲之諧其事輕故其義淺也○

禮器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則縣亦鼓名

潛

魚潛在淵不必易爲慘

鮮

周禮賚牲薦俎職列五官諸侯助祭納其方物
在非所薦也蓋言薦此大牲之時有羣侯以相
我肆祀此皆皇考之德之大有以安我孝子耳
○舊說據論語謂此徹祭所歌三家僭亂孔子
譏之無以見周之舊典爲然按此詩專義乃享

右正祭時所奏不宜用于徹且禘祭徹于太廟而獨舉文考文母義必不然况容出以雍徹以振羽明見戴記乎朱子斷以武王祭文王之詩是也但有清廟之三而別作此詩用之何地經傳無考疑武王特建文王之廟于豐故作清廟三篇以爲樂歌分三節奏之其後洛邑建文武二廟獻文王亦用之禘祭于太廟獻后稷卽用郊祀之思文獻大王王季則歌天作獻文王則歌雍獻武王則歌載見獻成王則歌昊天有成

命獻康王則歌執競自載見及執競則皆三年之喪畢嗣王再舉吉祭時所薦也。○古者遷廟後始遇吉祭尚不忍以先妣配吉祭再舉始設同几祝辭曰以某妃某氏配故竝言文母以見雖不設女尸無獻酢而先妣之靈實式憑之。○士祭禮徹與賓出同時大夫禮或饋尸或否皆賓出而後徹等而上之宜皆然故歌振羽以送賓因爲徹俎之節。

載見

此成王免喪始吉祭于武王之廟之樂歌也。喪三年不祭亦不命賜諸侯。故諸侯應命賜者咸會時事以求法度。故曰載見所謂辟王者。嗣王也。古者命諸侯必于祭。故因祭而率之以見昭考而致孝享焉。以介眉壽永保天命。助祭者所祝願于王也。思皇多祐以下。王願與諸侯同其福也。言思昭考降福既大且多。則烈文辟公亦當蒙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也。欲俾以多福必先俾以緝熙。凡能自昭明德以篤多祐者皆

天啟其衷也。其有昏德而自棄其命者。乃天奪之。鑒也。先王在天之靈。于子孫世臣。理亦宜然。○非緝熙不能純嘏。故曰。俾緝熙于純嘏。

有客

此微子始封。受命于周。周人重其名德。于其歸也。又特告于祖廟。以道之。而作是詩。故詩中無一語。涉助祭。而篇終特揭其大旨。言殷命遐終。天子淫者。旣降以疾威。則象賢而承統者。必降以安平之福矣。○萋兮斐兮。註文貌。則有萋有

且亦文貌也。敦琢亦當與追琢其章同義。○大雅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于周服。裸將于京。用爲朝會之樂。以明順天命而感人心之實也。微子六賢以先祀之重。不得已而臣周。故振鷺有客二詩。無一語及助祭。懼暗傷賢者之心。厚之至也。

武

李光地曰。此與舞相應之詩。當在升歌下管之外。且凡宗廟之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各有其

所也。○先言武之烈，而後推本于文王。大武之樂章，體當然也。文王遏密伐崇，征獫狁，服西戎，武功最盛。而大武六成，惟象北出伐商以後之事。此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乃周公深探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心，以明文王之武功，皆受命專征，率方伯之職，爲殷屏翰，而非自立武節，以啟疆宇也。

問予小子之什

訪落

李光地曰。落者成就止宿之意。言問予所歸宿。惟在率循昭考之道。然其道甚遠。行者莫能至也。將以爲能就之矣。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况遭家多難。所賴者昭考在天之靈。繼續而上。下于庭。陟降于家。有以保護而開明之。顧命誕保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成王之保明其身者如此。○上篇言昭考之孝思。則言念皇祖之陟降。

永世不忘。此篇自言其志，則願昭考之靈，上下于庭，陟降于家，以保明其身。下篇思天命之不易，畏其陟降，日監而每事自省察，所以檢身愈嚴密矣。非徒保其身之爲貴，而明其身之爲貴。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天有顯道，大命難保。已方冲幼無知，雖不敢不敬務學，以求積漸而有明。至于綜理萬事，以承天監，則實賴師保舊臣輔弼而力任之。示我德行之顯著者，使有所遵循耳。洛誥惟公明德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慙
祀意亦類此○艾如太甲之自怨自艾兼治與
懲二義言昭考之道悠遠已尚未能自懲治雖
欲就之自知難合惟冀皇考之靈時保護而牖
其衷庶幾能濟多難耳

小志

以上四詩高深微密恐非成王幼年所及必周
公代作用以答周人之望而又使日誦以自警
也

載芟

周官籥章逆暑迎寒吹豳詩以七月一篇四時之事皆備也。祈年于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與信南山大田甫田所稱正相應也。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與載芟良耜之所稱正相應也。祈報之說當以此爲定。楚茨乃祭先祖之詩雖同爲豳雅不宜用以祈年。猶逆暑迎寒惟七月一篇可用而統言豳詩耳。○驛驛其達次第而抽萌也。

良耜

粟栗謂旣穫而束爲秉則縮粟不紛也。比謂秉積旣多則屯于場而密實也。○此二篇所言農事之外祭祀賓客養老事甚質畧不惟無天子之制亦未備諸侯之禮必公劉荒幽始疆田里立宮室時所作也。故用以祭蜡息老物以篇中所言禮事士庶人皆可通用耳。

絺衣

篇中所稱按以祭祀之節無時可用祭之前日

省牲視濯有司或卽事焉而無用歌樂之理祭之日薦牲者五官之正與師獻尸者二王之後牧伯之長而詩言絲衣載弁則以審耆老無疑也序謂釋而饋尸則所用乃正祭之餘朱子言祭而飲酒則天子諸侯廟祭惟尸賓有獻酢旅酬之禮必舉于釋祭皆不宜重舉自羊豕牛若特具牢禮以賓燕則不宜列于頌小雅燕樂嘉賓者是也

李光地曰蜡祭吹豳頌以息老物于是國亦養

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

酌

前六句皆言武王之事遵養時晦諸侯皆曰紂可伐而遲之十有三年也必不得已而用大介則酌于時義者審矣用此寵受天命而成躋躋之功所謂無競惟烈也後王嗣有武事亦惟武王是師耳蓋兵以行險而毒民非聖人不能酌之至當也○古人于父多稱公爾公卽謂武王漢高帝曰而公自行耳可證

桓

自文王壽考作人濟濟多士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各有其人至武王而十人戡亂周召分陝小大之臣莫非忠良中外之治有如臂指所謂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者此也時邁亦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後儒以詩稱桓桓遂謂所保者虎賁熊羆之士于以四方爲用諸侯之力固矣萬邦之綏豐年之屢乃武王之德能致天之純佑而良士之景從四方之無虞天室之永

定。皆敬勝義勝。自強不息。以成無競之烈。故曰桓桓與大武之首章義正相承。故以是終焉。

賚

天生民而立之。君本以求民之定耳。文王既克勤民。則我周應受天命。爾衆敷同。以是繹思之。則知我之徂征。惟以求民之定。而天以是命周。更無可推諉也。末又歎息而使之繹思。其義意與多士多方相表裏。篇中絕無賚及大封之義。疑必始革殷命。散財發粟。興滅繼絕時。誥諭曾

及此故以爲大武之樂章而名之曰賚說經者又推論而以爲大賚耳。凡特用于祭祀之樂歌揭篇首一字二字一句以各篇惟武酌桓賚般別立詩名蓋大武之樂章也。故春秋傳于作頌之外別言作武武舞六成樂宜六章今僅具其五以孔子語賓牟賈之次推之武與酌宜始而北出再成而伐商時歌之。般與賚則布新政巡四方正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之事桓則以天屢降康克定厥家歸功于武王傳以爲

六章無可疑者、其曰保有厥土則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義亦可包、所缺一章則無考矣、武爲首章、而傳曰卒章者、耆定爾功、乃首章之卒句耳、

○

此篇義與多士多方相表裏、言文王旣勤一世、以盡心于民、故天以定民之責付我周、而不敢不受、爾衆敷同、以是釋思之、則知我東征以綏士女、今又徂南、惟求民之定耳、是天以定民命

周更無可推諉。爾宜重思之。篇中絕無賚與大封之義。而詩以賚名。序謂大封功臣。意者散財發粟。與滅繼絕時。以此播諸誥誓。而後因定爲樂章。故以傳如此。

般

般與賚乃同時而舉之事。蓋武王克商之後。嘗舉時巡之典。故詩稱陟山涉河。樂象南國。是疆辭事正相應也。史記載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定周居于雒。

邑而後去。正時巡而歸之事。其徵九牧之君。登
鹵阜以望商邑。至于周不寐。乃異時之事。而司
馬遷連序。若一事。然指不分明。覽者習而不察
耳。時巡必周四嶽。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而孔子答賈牟賈。但云南國是疆。何也。西北乃
啟居舊都。國之封植。民之井邑。無所用疆。理南
方僻在夷徼。山澤阻深。法度多未行。故宣王中
興。召虎南征。復言于疆于理。則周初可知。

魯頌

未子謂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尚恐未安果伯禽時有頌以爲廟樂魯人當世守之不應易象春秋具存而反失其廟祭之樂章也伯禽時樂頌具存孔子不應刪其祖宗廟祭之樂而獨存後代稱美其君之詩也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周秦以前赫然暴見之書未有及此者明堂位乃劉歆所爲作以爲王莽

受九錫踐阼臨羣臣之證者不足徵信。惟記有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之文。春秋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然謂魯有是祭而未嘗言其爲前王之所賜也。又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兼用于賓。則爲後世僭竇不經之制明矣。而謂成王有是賜哉。且晉人嘗自言未禘祀未聞晉亦受是賜也。祝鮀言魯之命賜詳矣。而無一語及于天子之禮樂。惟脩物典策。若有可疑。然惟上公

始得備極人臣服物。魯侯爵而備物，故以爲曠
典而榮之。杜預之釋曰：備賜威儀之物，及史官
書策之典，則固無可疑也。且其策命之文，首日
大輅大旂。金輅以封同姓，交龍之旂，諸侯所建。
則明堂位所謂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之妄，
不攻而自破矣。彼蓋因闕宮之詩，言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而因爲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之
說。因詩言白牡騂剛，兼用二代之牲，而爲四代
服器官魯皆用之之說。又見春秋書禘書郊，以

爲魯所應有之祭而爲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之說不知春秋乃因事而書以志其僭若合禮則書有事大事而不舉祭名矣竊嘗考閔宮之詩作于僖公而春秋書禘首見于閔元年嗣見于僖八年方是時齊桓創伯諸侯始強桓公首僭百燎管仲位在陪臣而用邦君之禮是以諸侯效之僖公嘗從齊桓攘淮夷伐荆楚于是自喜其功而僭用天子禮樂作頌以張大之閔元年吉禘于莊公蓋賊臣慶父之所爲然禘

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今用于禘。死者之寢。則所用不過禘之樂歌禮文。而尚未正其名義也。至僖公禘于太廟。則真用天子之禮矣。不然。隱桓莊三世。豈無卜禘。卜郊不從。可因事以書者。而直至閔僖以後始見于經哉。乃明堂位之誣。因闕宮之詩。及春秋所書郊禘。附會而成。而成王之未嘗賜伯禽之未嘗用。可卽以詩與春秋正之。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

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備言承祀之事。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顯然矣。假令威王賜而伯禽受，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直接龍旂承祀。至戎狄是膺，始明著其爲僖公之事。其文乃順何以大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乎龍旂承祀之前哉。蓋詩人承時君之命以作頌，而惟恐後世轉誣爲先君，故別白之如此。而讀者乃未察耳。今以春秋所書，則僭禮肇自僖公，無可疑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謂以周公之聖，而子孫僭逆如此。周公之業自是而衰也。魯至閔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大壞，無復周公典禮。孔子不忍斥言，故因郊禘以發之，而歎其衰。若伯禽時，周公之業方盛，無緣歎其衰也。後之儒者以孔子之言爲定可矣。程朱二子皆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爲非，而未察其本無是事故，補正之。○程朱所以未易舊說者，以史記魯世家亦載成王有命耳。劉歆旣僞作明堂位，以爲并事之徵，安有

不增竄魯世家以相證者。今觀魯世家篇中所載周公事。詞議皆蒙混支贅。與莽傳中所載誥諭如出一手。與史遷之文絕不相類。且風雷之感。明著于尚書。而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成王始發金縢。命魯作文王廟。得用天子禮樂。公孫祿數歆之罪。所云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此尤其顯著者也。

駟

周公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迹。召公

戒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蓋繼世之君、苟無武德、則治教將有壅、况時至春秋、王政不綱、齊楚晉秦、方馳逐于中原、次國以下、非整軍經武、不足以立國、故頌者以是爲壯猷、而首揭之也、思無疆、言其志之大、闕宮所云復、尚公之宇、至于海邦、莫不率從、是也、思無期、思無斁、言其慮之深、泮水所云式、因爾猶、懷我好音、是也、思無邪、謂牧馬攻車、用以保疆禦侮、非妄意侵伐、或漫作禽荒也、

臧謂德性之馴調也。才謂材力之壯敏也。作與周官虞衡作山澤之材同義。養蕃盛昌。攻治閑習。皆所以作之也。徂者駕而有攸性也。無疆者忠之廣也。無期者思之遠也。無斃者思之久而不怠也。無邪者思之閑而有則也。祭祀而登車。當致其誠敬。以與神明交。不待言矣。軍旅則思貪忿之致凶。蒐田則思荒樂之敗政。皆思之矩則也。故于馬之行駕言之。

有馭

上篇言君心之遠大，此言臣職之脩明。雖自保疆圉，亦必君臣各勤其事，乃克無虞。魯自僖公以後，內難外侮相仍，以君臣皆不能自振也。

泮水

無小無大，非謂卽事于泮宮之群臣也。蓋國子之舞勺舞象者，學于虎門，掌于諸子者，選俊之升于學者，非語于郊而取賢，歛才及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不入于國學，惟君視學則無少長皆至，故曰從公于邁耳。

首章

其音昭昭謂魯侯戾止不獨車馬之盛其敬教
勸學之聲昭昭然爲臣庶所瞻仰也國君視學
必考羣士德行道藝進其有成者而嘉予之故
曰載色載笑必簡其不帥教者而懲戒之故曰
匪怒伊教二章

在泮飲酒謂養老也養老或饗或燕君親視學
所用必燕禮時魯侯方壯故受燕賜者不以壽
考爲祝而願天錫公以難老也軍禮受成于學
必有道有德而更事多者乃就與定謀順彼長

道屈此羣醜或卽憲老乞言所得或因養老而
美君能式固其猶也羣醜謂淮夷徐戎南夷之
類 三章

此因魯侯之視學而推言其平日之敬德慎儀
可爲民則而紹先烈也 四章

此時尚未有獻馘獻囚之事以淮夷徐戎自伯
禽以來世爲魯患特因軍禮受成于學而願君
有是功耳 五章

五章六章似果有事于淮夷者或以齊桓會鹹

言言不...
會淮魯曾與焉而張大其事然曰式固爾猶淮
夷卒獲則非果能挫淮夷之鋒而制其命可知
矣七章

此欲以文德感淮夷而使之自悟也來獻其琛
以下亦祝願之辭以齊桓之盛再會而不能定
魯侯安能使之屈服至此未章

闕宮

覆舉黍稷別出稻秬何也有邠之國惟宜四種
及爲農官九土所宜百穀皆播于下地與稻于

異種舉柙所以包其餘、首章

頌于文王曰既勤、曰克開厥後、禁暴戡亂、無一語及之于武王曰無競爲烈、曰勝殷遏劉、革命之事不敢顯言也。此與湯之有慙德同。乃周公體文武事不得已而自視缺然之心。懼遺後世以口實也。太王時殷德未衰、崎嶇戎狄之間、史克乃以實始翦商之誣辭爲頌、世教之衰、人心之蔽、作者之鄙倍、皆于是見之矣。○敦商之旅、謂厚集伐商之衆也。○翦商之說、朱子謂其子

孫分明如此說。但此乃文克之辭耳。克于文宣之際，目擊仲遂行父之六逆，而無董狐南史之節，且稱行父之功，以擬于舜，則其言豈足據哉。

次章

詩傳稱僖公八年魯始用郊禘。史克賦闕，則前此魯無僭祀無疑也。但經書不郊猶三望，則郊與望已前見之辭。詩傳明著八年史克賦闕，而至僖三十有一年始見于春秋，何也。閔之禘既以吉祭書，故郊亦因四卜不從而書。臣子之辭。

媿而成章、傳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是也、禘始于閔而傳謂僖公始
用郊禘、蓋以閔幼、乃賊臣慶父所爲、至僖而後
躬卽事焉耳、魯頌四篇、駟及有駟、義法無愆、泮
水雖有誇辭而附于頌禱、尚無大瑕、惟閔宮辭
繁而複、事多失寔、意立獻諛、又以翦商上誣太
王而孔子不刪、豈以僖公僭祀之實、後宜有考
與諸國風貞淫並存、以垂法戒之義同與○呂
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

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劉氏敞謂
王使史角往止之是本志許魯用郊禘議其正
而與呂覽文義不合疑古用竹簡惟王朝所頒
諸侯卿大夫士應用之禮樂各以其等肄習之
故諸侯之禮孟子卽未之學周禮在魯惟郊禘
乃天子之事守故魯無其籍惠公之請蓋求得
禮籍而肄習之與易象春秋同藏于魯太史俾
四方諸侯于魯考禮以爲榮觀耳非自請用之
也晉文有誅子帶定襄王之大勳請隧而王不

許桓王恥王綱之不振常思自奮肯許魯以用
天子之禮樂乎王使史角往蓋賜以禮藉而使
講明之魯侯止之留與肄習也呂覽引此見孔
子學于史聘墨子學于史角以角久留魯故耳
使魯請用郊禘而天子許之則賜以禮籍而使
用之可矣何用使史角往魯亦何事久留角哉
此亦魯僭郊禘非有王命之徵也

三章

商頌

那

思成者結于心目而如見其形容卽所祭之祖
妣也周禮陰厭後尸始入室主人拜妥尸謂安
之也綏與妥義同殷人尚聲樂之奏所以求神
降而安之○樂作時嘉客聞聲而夷懌助祭者
執事而恪恭惟享孫則耳若無聞目若無見穆
然深思專致其儉見楹聞愛存愨者之寔心以
交于神明所謂穆穆厥聲者穆穆于五音繁會

之中以合漠也。以孝孫追養而曰于赫者，以擬其嚴恭幽默之氣象。卽下篇所謂奏假無言也。○亦不夷懌，不亦當作丕。先民包自湯以後歷世君臣而言，謂其皆能溫恭以執祀事，而次及于主祭之後王也。

烈祀

觀此詩，則知祭祀之禮，至周而後備。曰旣載清酏，則五齊三酒，築鬱合鬯之制，尚未興也。曰亦有和羹，則告毛薦血燔膋腥俎之節，尚未具也。

殷人尚質以人道事神。牲既熟而後薦，則清酒必曾久澄清，色味並美。大雅周官戴記所謂清酒也。羣儒乃謂一宿而成，謂之醑，不亦異乎。○資與也，猶所謂烝畀祖妣也。諸儒曲爲之說，指不分明。以毛氏詁資爲賜，謂祖妣不可言賜，故朱子獨以與詁。那以樂降神，故曰綏，此薦醑與羹。故曰資。○舊說那祀湯，此祀中宗，無以見其然。故朱子不從。二篇辭事各殊，一則未祭之先，所以降神，一則正祭之時，所以獻薦也。那言嘉

賓之夷憚執事之恪恭。子孫之穆穆。冀神之來格也。此言酌羹之載羞。享孫之奏假。執事之齊一。顯相之威儀。皆正祭時實事也。中間綏我眉壽。沒辭也。豐年穰穰。亦嘏辭也。少牢致嘏者。再尸嘏。主人稱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上養嘏曰。胡壽。建保國家。蓋身之福。莫切于壽考。家國之福。莫大于豐年。故凡嘏辭。必以是二者。

元鳥

篇次先後。乃編者誤倒。按以辭事。則長發遠逝。

有娥元王相土以至於湯及伊尹必沃丁太庚
時所作用以禘祭之樂歌也其後殷屢衰屢興
至武丁復朝諸侯有天下故其子孫更作禘祭
之樂歌兼美自湯以後之賢君湯以前之基緒
已見於長發矣故元鳥斷自湯始而曰商之先
后受命不殆以包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君又
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以包祖甲不敢目其
人者有所目則多所遺汜子之辭宜渾括也孟
子稱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史記尚有不能詳者

矣。○方命厥后，承上文帝命武湯而言，謂天不獨命湯，方命其後世，奄有九有也。○武王謂湯、非子孫襲湯號者，蓋承上文言商之先后，歷世相傳，至武丁子孫，無不能負荷湯之基緒也。○叙契之始生，而備陳敷土疆國幅員廣大，言方是時五服初定，以禹跡所敷之遠，見布教畢達之難，語非贅設也。○嚴氏祭以子孫承祀，不宜自夸武德，破朱子之說，非也。此禘祭樂歌，并包武丁以下諸君，故曰武王靡不勝，又曰受命。

咸宜。非承祀者自譽。何嫌之有。○長發之鳥。皆
禘祭之詩。而作之有先後。武丁以前。惟歌長發。
武丁以後。則獻契及湯歌長發。繼歌玄鳥。不分
六禘時禘。以契爲太祖。湯爲始王之祖。世世不
祧也。殷武則作于高宗廟成時。至禘祭受獻。亦
宜特歌。

長發

柏土侯國。雖強大。豈能致海外有截。蓋契爲司
徒。受命敷教。而小大之邦。莫不通達。惟契能以

身先之故其應甚速。至相士嗣其世職。聲教益烈。至于海外莫不敬然秉其法式也。次章

帝命不違。言歷世相承無違天命者。猶傳所謂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也。三章

軍事尚武。而以敬行之。聖人體用皆見如此。六章

心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有震且紫。蓋謂此也。謂之中葉者。在湯爲初年。自契以來則爲中葉也。降于卿士。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

也末章

殷武

史記稱祖庚時祖已嘉武丁之德立其廟曰高宗此其樂歌也觀此可知殷三宗不在七廟之內周文武世室亦然

荆楚之地川谷盤互山林深阻羣蠻離居各保其險故必入其阻致其衆然後能盡平之

首章

禹平水土烝民乃粒天命多辟以爲民也能勤稼穡歲述所職予曷爲重加禍謫如荆楚之

撻伐哉。天之降監甚嚴。三爲天吏。賞不敢僭。刑不敢濫。兢兢業業。不敢自暇自逸。所以申命于汝下國者。惟欲其遠于禍。而大建其福耳。

三章

壽考言高宗享國之久長也。寧謂四方寧謐也。聲靈赫濯則無以求寧。而後生亦不可保矣。而聲靈赫濯之本。又在僭不濫。不敢怠遑。詩人所稱其義密微如此。

五章